

佛教興學的往事與未來

星雲

西來、南華、佛光等大學創辦人

世界上最早的第一所大學，就是佛教！佛陀是佛教大學的第一任校長，祇園精舍、竹林講堂都是印度南北大學的根據地。當時有基本學生一千二百五十人，並有旁聽生八萬四千人等，傑出的教授有舍利弗、目犍連、維摩、勝鬘等。

佛教到了中國，八大宗派的開山祖師，都是佛教大學的校長，他們集眾講學、著書立說，敬歎盛哉！



佛陀說法處之一：舍衛城祇園精舍

前言

教育是人類傳遞經驗和開展文明的方法，人類自有歷史以來，教育便在人類的歷史活動中，起著重要的作用。誠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席狄洛（Jacques Delors）所說：「教育，是

人類共同的成長基礎，教育方向正確，人類的真、善、美資質就得以發揚提昇，世界的和諧進步就易於達成。」教育的重要，由此可見。

談到教育，根據古籍記載，中國雖然遠自周朝以前，就有「成均」、「庠」、「序」、「學」、「瞽宗」等學校的萌芽，但這些「官學」都只是提供少數貴族子弟學習禮樂、射御，乃至爲了集會而設，缺乏普及性，並沒有真正發揮全民教育的功能。直到春秋時代，孔子喊出「有教無類」，才開始有了私校的興起。

孔子雖然開啓了私人講學的風氣，但也只是維持到四百多年後的秦朝，由於秦始皇（西元前二二一年）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王朝，他爲了遂行其獨裁統治的手段，不但頒發「禁私學」令，甚而發生「焚書」、「坑儒」事件，對中國文化造成嚴重的摧殘。直到漢朝，因爲武帝「獨尊儒術」，官學和私學都獲得空前的發展，這才真正有了略具規模的學校制度，也才奠定了中國古代學校教育制度的初基。但是嚴格說來，真正能代表中國特有的教育組織，則又要等到數百年後，始於唐朝、盛行於宋朝的「書院」最具特色。

提到書院，便讓人聯想到朱熹，聯想到著名的「白鹿洞書院」（江西廬山），乃至湖南長沙的「嶽麓書院」、湖南衡陽的「石鼓書院」、河南商丘的「應天府書院」等，這些名重一時的書院，不但爲宋朝開啓了私人自由講學的風氣，也奠定了程朱理學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。可惜，書院歷經元朝的「嚴格控制」與明朝的「四度禁毀」，到了清朝，又淪爲科舉制度下以考課爲中心的科舉預備學校，至此書院精神盡失，以致漸爲新式學堂所取代，終至成爲歷史陳跡。

現在的一些學者，談到學校教育，都是站在儒家立場研究書院，而今這些書院何在？反觀佛教，遠在二千五百多年前，佛陀度化了最初的五比丘後，即令其分頭至各地弘法，教化民衆；直到今日，只有佛教以寺院爲基地，寺院就是學校，寺院古今皆有，所以佛教能深植人心，遍佈寰宇。

佛教是個非常重視教育的宗教，所謂「人成即佛成」，佛教就是要完成人格教育；又說「諸供養中，法供養第一」，透過佛教義理的弘揚，幫助世人解答生死的迷惑、認識世間的實相、掌握人生的方向、圓滿生命的意義，這種人本的生命教育，是源自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開始，二千五百多年來，師徒一脈相承，一以貫之。即使佛教傳到中國，八大宗派叢林的興起，也可以說就是大學的學校教育。因此，若要說起佛教的教育，比之於儒家，其實佛教更具有組織系統與一貫性。

佛陀在住世八十年當中，他所說的三藏十二部經，乃至無言的身教，不但是今日教育的典範，其實也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教育史，舉凡世間一切的知識、德性、思想、技能，都可總攝於佛陀的教育範圍之內。本文將透過探討「佛教興學的往事與未來」，略述佛教本具的教育功能，及其所做的具體貢獻。

一、佛教大學最初緣起

世界上第一所大學，就是佛教！如前所說，佛教本身就是一部教育史，佛教是個非常重視教育的宗教，根據《大方廣十輪經》說：佛陀降誕於世，目的就是為了「廣度眾生」、「示教利喜」；也就是對邪見顛倒的眾生，示其善與不善，教其捨惡行善，令其獲得益利，成就其歡喜行。

佛陀本此初衷，在說法四十九年當中，講經三百餘會，他以整個印度為教學園區，一會兒在北方的舍衛國說法，一下子又到南方的摩揭陀國教化；有時他以皇宮為教室，有時以鄉村為學園，有時則帶領學生到處旅行參學。所謂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，可以說在佛陀時代早已作了良好的示範。



中印度王舍城竹林精舍



鹿野苑

佛陀也經常在固定的學院內講學，如設於中印度王舍城的竹林精舍與舍衛城的祇園精舍，便是佛陀經常駐錫宣化的地方。其中祇園精舍有講堂七十二間，可見廣建講堂本為佛陀所倡導，後世則直接指稱寺院為講堂，講堂猶如今之教室。現在的大學有時除了校本部之外，另外設有城區分校等；佛陀時代的竹林精舍分校、祇園精舍分校、大林精舍分校、鹿母講堂分校、鹿野苑分校、靈鷲山分校等，其實應該也就是大學的意義。

佛陀在南北的大學上課時，他隨從的基本學生有一千二百五十人（各經典都有「千二百五十人聚」的記載），旁聽生則就不只成千上萬人了，如靈山會上就有百萬人天之多（《法華經》），真是歎為觀止！

佛陀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，他和現在的大學教授兼校長一樣，現在的正教授手下都有數名助教協助教學。佛陀時代，他自己領導了一批優秀的教職員幹部，所謂十大弟子、十八羅漢、千二百五十名常隨眾等，當中如舍利弗、目犍連、富樓那、大迦葉、阿難、賓頭盧跋羅墮、跋陀羅等，都是一時之選。只是當時的佛教還沒有廣為一般人所熟

知，所以學者們只有遵從佛陀的指示，分布到各地方去做個別的教學。尤其佛教的大阿羅漢、教授們，他們不重視名聞利養，所以很少標榜自己。但是他們的著作之多，如《阿難為蠱道女說經》、《阿難四事經》、《阿難七夢經》、《阿那律八念經》、《迦葉本經》、《鴛掘摩羅經》、《迦旃延說法沒盡經》等，在初期的佛教裡也甚為可觀。

佛陀的教育，首重言行舉止品德的修養，是為「法治學」（戒學）；次重身心的調御，名為「生命學」（定學）；進而重視真如自性的開發，即為「論理學」（慧學）。

從「三學」演繹開來，佛陀又開設了許多的學科，例如在倫理法治方面，他訂了許多的規章、制度、戒律，成為行為的學科。在組織管理學方面，僧團的「六和敬」就是最佳的示範。在天文學方面，一部《經律異相》堪稱佛教的百科全書，對宇宙虛空小如微塵、大如星球，乃至無量世界都有詳細的論述。佛教以「緣起性空」詮釋宇宙萬有的關係，對物質的認識提供最究竟的看法，尤以《心經》講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更是印證近代物理學家的理論。

佛教講到時間，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；講到空間，有此方、他方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就是未來學，甚至阿彌陀佛和十方諸佛不都是外星人嗎？佛教講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」，唯識學對人類精神的分析，最具現代心理學色彩。佛教的「十二因緣」，說明人生三世的關係，這不就是生死學嗎？佛教的「四聖諦」，說明宇宙人生的關連，這不就是人生哲學嗎？佛教有關醫學方面的經典，多不勝數，如《佛醫經》、《醫喻經》，乃至《療病痔經》、《治禪病秘要經》、《齒經》、《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》、《咒時氣病經》等；甚至「佛觀一鉢水，八萬四千蟲」，早在幾世紀之前佛教就已經有了科學的發現，比起現在的科學，佛教可以說更為先進。

佛教的名相繁多，所以佛教的名詞學也是一大特色。佛教的名相與稱謂有關的，如叢林四十八單職事中，管理藏經者稱「藏主」，管理寺地田產者稱「莊主」，管理庫房者稱「庫頭」，負責煮飯、燒水、種菜、管理園圃者，分別稱為「飯頭」、「水頭」、「菜頭」、「園頭」，甚至連打掃廁所也稱「淨頭」。佛教的職稱非「主」即「頭」，可見佛教對僧眾人格的尊重。佛教講「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」，如法合宜的稱呼，其實也是學佛行儀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課。

佛陀教學的教材非常靈活，他善於引用本生故事、譬喻、因緣等「十二分教」，以及「四攝法」、「四悉檀」等法門，他尤其善於「應病與藥」、「觀機逗教」。例如：佛陀說長者法，即舉出「長者十德」；說兒童法，則提出「四小不可輕」；說朋友法，則說明「友有四品」；說夫妻法，則譬喻「夫妻如共命鳥」。佛陀在《善生經》、《優婆塞戒經》等諸經典中，對於親子之道、主僕之道，都有很好的教示。

佛陀對商人，則說經營之道；對農夫，則說耕種之道；對政治家，則說治國之道。佛陀在農業學校、工業學校、政治學校等綜合大學裡，為萬千學子開設萬千法門。甚至對於愚笨的周利槃陀伽，則教以「拂塵掃垢」；對於琴師出身的二百億耳，則譬喻「修行如彈琴」；對於失去愛子的婦人，則以「吉祥草」善巧度化她……。佛陀為世間編制了多少人生的教材，佛教不正像是一所社會大學，甚至是一所人生大學嗎？

佛陀不但善於教化眾生，而且提倡「自我教育」，如《阿含經》說：「自依止，法依止，莫異依止。」建立自我信心。佛陀重視心性的調伏，譬若良馬見鞭影而馳，但兇狠不馴的野馬就必須經過調伏，調伏就是一種教育，因此《金剛經》一開始便指出「降伏其心」之道。可見佛教的教育是一種啟發性的教育，是一種自覺、自悟的教育，而不是像現在一般的教育，都是填鴨式的；如果佛教這種自覺、自悟的自我教育，也能用之於今日的大學，必然是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，對未來的人類社會必定有重大的貢獻。

佛陀一生說法不輟，及至涅槃以後，弟子將佛陀所說的經典，經過第一次的五百結集，第二次的毘舍離結集，乃至第三次、第四次結集後，千萬卷的經律論因此產生。經典結集，其實就是集體審訂教材。中國儒家孔孟講學，最後只有幾位弟子為老師結集出「四書」、「五經」等為數不多的幾本著作，作為後世的教材。甚至「有教無類」的孔子，一生學不厭、教不倦，但是終其一生，也只有以六經——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作為教材，並且在三千弟子當中，精通六藝者，也只有七十二人留名青史。乃至世界四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，也只有新、舊約傳世，對於宇宙人生的人間百種學科，並沒有多大的貢獻。相較之下，佛陀一生講學的教材之廣泛豐富，可以說歷朝歷代的聖者，無人能出其右。

由於佛教有了佛陀這麼一位偉大的人天師範，以及為數可觀的藏經為教材，因此佛教不一定和世間學校一樣，刻板的以同等學歷評訂一年級、二年級，乃至開辦小學、中學、大學等學校。在佛教的觀念裡，最早就是開設藏經樓，藏經樓就是存放經書的圖書館。我們知道，一所大學辦得如何，就看他的藏書多少，所以過去佛教的藏經樓就是學術中心。

往昔的寺院雖然分設有四十八單職事，人人各有所職，但是每個人都要到藏經樓裡研究。藏經樓裡面的藏書，除了三藏十二部經外，佛教廣大包容，也把東西方的學說結合在藏經樓中，譬如中國的諸子百家、四書五經，都能共存，所以藏經樓中的藏書之豐富，非一般圖書館能比。

寺院的藏經樓也不只是供給寺院僧侶研究，社會上的一般學子，如古代的范仲淹、呂蒙正、王陽明、曾鞏、劉勰、昭明太子，乃至現代的梁漱溟、趙樸初等，可以說都是佛教藏經樓大學畢業。所以，佛教歷代以來一直不斷地替國家造就了無數的人才，這是鮮為一般人所關注的事實。

總之，寺院不僅是信仰的中心，也是弘揚教義的大、中、小學，具有多種教育功能。也就是說，古今中外，佛教到處的大小寺院，均可視之為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研究所；佛法僧三寶，佛就是校長，法就是教科書，僧就是學生。而佛教大學的第一任校長，無庸置疑的，非釋迦牟尼佛莫屬。

綜觀以上所說，佛教在世間的流傳，早就具有人間大學的功能，甚至直到今日，叢林寺院也都具備有大學的規模。回想民初一些偏激之士，竟有人喊出要把寺院改為學校，侵奪佛門所有，可見學術界一直忽視佛教對教育的貢獻，令人思之，不勝感慨唏之。

二、那爛陀大學的成就

承襲佛陀的教育理念，佛教真正具有規模的第一所大學，是佛入滅未久所創辦的那爛陀大學，也就是一般所熟知的佛教第一所大學。



印度那爛陀大學一景

那爛陀大學座落於中印度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北方，即今拉查基爾（Rajgir）北方約十一公里處的巴達加歐（Baragaon）。校地原為菴摩羅園，後由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購買，獻給佛陀。佛陀曾經在此說法三個月，因此附近保有如來三月說法的精舍、髮爪塔、雀離浮圖、觀自在菩薩之立像及精舍等靈蹟。

有關那爛陀大學建校的由來及其沿革，根據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九記載：「佛涅槃後未久，此國先王鑠迦羅阿逸多，敬重一乘，遵崇三寶；式占福地，建此伽藍。」這裡所說的鑠迦羅阿逸多，也就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國王，意譯為帝日。此王在佛入滅後，因懷念佛陀，特興建那爛陀寺（也就是那爛陀大學的前身），以解思慕之情。帝日王崩逝後，經過覺護王、如來

王、幻日王、金剛王，以及另一位中印的國王，前後六王相繼擴建增築，全寺分八大院，是古印度規模最為宏偉的佛教寺院大學，以及佛教最高的學府。全盛時期，大學內建有一座大型圖書館，藏書高達九百萬卷之多，學生達萬人之眾，他們分別修學大乘及小乘十八部、吠陀、因明、聲明、醫方、術數等，稱得上是佛教史上最早的綜合性大學。

那爛陀大學不但學術氣氛濃厚，而且道風高峻，為五印度的僧俗學人所欽仰。其創校歷史比耶穌出生為早，中國大乘八宗所共祖的龍樹菩薩曾經在此擔任過校長。龍樹菩薩一生除了大力弘揚正法以外，又廣造大乘經典之註釋，樹立大乘教學之體系，使大乘般若性空學說傳布全印度。他的著述十分豐富，如：《大智度論》、《中論頌》、《十二門論》、《空七十論》、《迴諍論》、《六十頌如理論》、《大乘破有論》、《十住毘婆沙論》、《大乘二十頌論》、《菩提資糧論》、《寶行王正論》、《勸誡王頌》等，造論之多，世所罕見，故有「千部論師」的美譽。後世基於其所著《中論》，宣揚空觀的學派，稱為中觀學派，並尊為中觀學派之祖；亦被尊為禪宗付法藏第十三祖。其思想是西藏佛學的重要支流，是中國三論宗的義理支柱，也是天台宗的重要思想根源。其他各宗學說源於龍樹思想者亦多，故被尊為「八宗之祖」。

龍樹菩薩自己也曾受教於那爛陀大學，後來在校長任內值逢恆河氾濫，於是親自在恆河兩岸設計及建築堤岸，使人民免遭水難。他也曾經開闢運河，直通埃而斯瓦藍，打開了遠近各國的貿易往來，可見他不但是位偉大的教育家，也是一個偉大的工程師。

那爛陀大學最興盛的時期，每日講席不下百多處，博學高才之士濟濟一堂。一千三百多年前，玄奘大師曾經留學於此，親近戒賢論師，戒賢論師也就是那爛陀大學的校長。他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論師，少即好學，遊歷諸方，訪求明哲，至那爛陀大學遇護法菩薩，聞法信悟而出家。年三十即以論退南印一大外道，獲王嘉賞，為建伽藍。

師長期主持那爛陀大學，弘傳唯識教義。其依《解深密經》、《瑜伽師地論》等，將佛教判為有、空、中三時，主張五種姓說。玄奘大師西遊時，師年已百餘，玄奘師事之，且傳習其唯識學法。

繼玄奘大師之後，遠自我國及東南亞諸國而來的留學僧也不少，如我國的義淨、荊州道琳、太州玄照、并州道生、洛陽智弘，及新羅的慧業、阿離耶跋摩等人皆曾來此就學。以及當時由印度來華的波羅頗迦羅蜜多羅、地婆訶羅、善無畏、金剛智、般刺若等諸師也曾修學於本大學。此



印度那爛陀大學遺址

外，大乘有宗著名的論師，如護法、德慧、護月、堅慧、光友、勝友、智月、智光等人，都曾先後在此講學，或擔任本校的校長或教授。

那爛陀大學最初為唯識學派的重鎮，後來演變成密教的一大中心。到了西元八世紀初，笈多王朝沒落，印度教勃興，本大學也頓告衰微。十二世紀未曾為伊斯蘭軍隊所毀，然據傳元朝泰定（一三二四—一三二七）初年尚有依止那爛陀大學僧人律賢（梵 Vinaya-bhadra）出家的提納薄陀比丘來華，可知本大學於十四世紀時尚存。一九一五年，印度考古部門著手對本大學作有系統的發掘工作，從遺蹟中陸續出土了許多石製及金屬製（青銅）的雕刻品，現在都保存在印度那爛陀博物館。

二千年前延續到現在，目前新的那爛陀大學有二百多個學生，雖然今非昔比，不過那爛陀大學千餘年來所培養出的人才之多、學風之盛，不但在印度算得上是空前絕後，就是在世界歷史上，比之於今日的美國哈佛大學、哥倫比亞大學，以及英國的牛津大學、劍橋大學等，可以說更有歷史，更有內容，只是世間諸法，一切無常，良有以也。

三、泛論中國的佛教大學

根據一般說法，佛教是在東漢明帝年間傳入中國，經過幾百年的發展，到了唐朝，由於「馬祖創叢林，百丈立清規」，使得中國佛教有了革命性的突破。

「叢林」就是集眾共修，就是大學的意思。中國第一所佛教大學，就是始於馬祖首創的叢林，他應該稱為是第一任校長；而百丈禪師隨之而立的清規就是校規，因此百丈禪師可以稱為是叢林大學的教務長。

百丈禪師是佛教的革新派，他排除過去戒律的窠臼，另創叢林清規，所以他的學派在叢林清規之下，自然不必消極的守舊，這是他的高明之處，也因此他的門下學生得以積極發揚禪宗，因此百丈禪師可以說是禪宗教育的推動者。

談到禪宗教育，過去中國的叢林寺院，屬於禪宗的有禪學堂，屬於淨土宗的有念佛堂；屬於唯識、天台、華嚴等義解的宗派，則因為沒有修持的系統，無須設立禪堂、念佛堂，只把學說觀點融入教理當中，所以大都附屬在講寺當中，或者另立道場，這也就是後來中國佛教八大宗派相繼成立的原因。

所謂大乘八宗，不管哪一宗、哪一派，如果沒有自成一家的學說，以及廣大的信眾跟隨信仰，如何能開宗立派？例如：天台宗祖師智者大師，他在浙江天台山倡導「教觀雙運」、「解行並進」的教學，風從者眾，其學說影響中國佛教甚鉅。尤其師之生平撰述宏富，著作

等身，其中《摩訶止觀》、《法華玄義》、《法華文句》等天台三大部，建立了天台一宗之解行規範。

智者大師之後，歷經灌頂、智威、慧威、玄朗、湛然等師，繼續集眾講學、著書論述，發揚天台教義，尤以諦觀及智旭分別撰述的《天台四教儀》、《教觀綱宗》，以天台教學立場闡釋教觀二門的綱要，使得天台宗「教觀兼備」的思想體系更為完備。

綜觀智者大師一生，不但講學、著述不懈，而且長於行政領眾，堪稱是天台學派的大學校長，更是一位行解並重的大師。

此外，三論宗的嘉祥吉藏大師，他在浙江會稽之嘉祥寺聚眾講學，問道者千餘人，講肆頗盛，著作更為豐富，有《中觀論疏》、《十二門論疏》、《百論疏》、《三論玄義》、《大乘玄論》、《法華玄論》、《法華義疏》等，尚有《法華經》、《涅槃經》、《勝鬘經》、《金光明經》、《維摩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等諸大乘經典之註釋及略論，世稱三論宗再興之祖。他本身曾經駐錫過紹興的嘉祥寺與大興的日嚴寺，以及三論宗的根本道場攝山棲霞寺，可以說，這許多寺院至今都留有吉藏大師當初集眾講學的大學遺風。

其他再如華嚴宗初祖杜順和尚，他住在終南山宣揚華嚴教綱，唐太宗聞其德風，引入宮內禮遇之。師講學之餘，並著有《五教止觀》、《法界觀門》、《十門實相觀》、《會諸宗別見頌》等。

自杜順和尚之後，二祖智儼大師作《華嚴搜玄記》，成一宗之規模；三祖法藏大師進而攝取杜順大師的《法界觀門》、《五教止觀》等實踐法門，並以《華嚴經》為骨幹，融和智儼大師的《搜玄記》，完成華嚴教理的組織系統。

法藏大師一生講學不斷，曾宣講《華嚴》三十餘遍，且多弘大法於宮廷。他歷經唐高宗、則天女皇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五朝，受五帝敬重，禮遇有加。其中則天皇帝曾請大師在長生殿講《華嚴經》、中宗禮請大師求受菩薩戒，並賜號「國一法師」，且於長安、洛陽兩都及吳、越、清涼山五處興建華嚴寺，收藏佛經典籍，時人敬慕，尊為「大乘法師華嚴和尚」。

繼法藏之後，四祖澄觀身歷九朝，先後為七帝講經。如貞元十五年（七九九）德宗聖誕時，曾至宮中對皇族說法，皇帝聽了大悅，說：「聽大師講《華嚴經》，心裡很清涼。」因此受封為清涼國師。順宗登位（八〇五），詔大師於興唐寺，為造普光殿、華嚴閣，塑華藏刹，繪「法界會」。元和五年（八一〇），憲宗問「法界」義，聞法歡喜，敕有司鑄金印，賜「僧統清涼國師」號，統冠天下僧侶，主管僧門諸事。穆宗、敬宗二帝咸景仰大師，敕封「大照國師」號。文宗禮師受戒，誓不食蛤，加封「大統國師」之號。大師一生宣講《華嚴》五十遍，更於西元七八四年正月，起，撰寫《八十華嚴疏》，西元七八七年十二月完成。當他

完成了《華嚴經》的註解以後，特地舉行「落成法會」，會中竟有一千多位高僧大德參與盛會，乃有「華嚴疏主」的美譽。

清涼大師之後，五祖宗密大師繼續宗弘華嚴，又隨荷澤宗的禪師學禪，提倡教禪一致，影響後代甚鉅。所以華嚴一宗的思想體系，不但承襲中國佛教的傳統，並且另創風格，成為華嚴學派。

由上觀之，過去佛教的叢林、佛教的宗派，都是各有分科，猶如現在的大學也都設有不同的科系與院所一樣。甚至現代的大學設有分校、分部，過去禪宗五祖弘忍大師門下分出「南頓北漸」，當中南宗禪的惠能，門下又有弟子懷讓和希遷兩大主流，乃至整個禪宗更是「一花開五葉」，最後分出「五家七宗」，這些不就是禪宗大學的分校嗎？

由於中國自古以來，叢林寺院一如學校，是供給十方青年學子進修的地方。因此據此再推廣開來看，所謂佛教大學，像道安大師在湖北襄陽講說教化十五年，學生曾多達四百餘人，且多為學者、教授等高級知識分子，如當代的名士習鑿齒，也曾請益在道安大師門下，一時盛名遠播，使得前秦苻堅聞名仰慕，於是率兵攻陷襄陽，迎請大師到長安五重寺住錫，親以弟子之禮師事之。

道安大師集眾講學之餘，同時著手整理漢譯經論，編成《綜理眾經目錄》一書，建立了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學的先河。此外，他並致力於經典的翻譯，及諸經序文、註釋之作，共註序二十二部。另於僧團儀式、行規、禮懺等，多所制立。道安大師一生不但集眾講學，尤以著述甚豐，因此他所領導的僧團，堪稱是當代的學術研究中心。

道安大師的高徒慧遠大師，於廬山東淨寺開創蓮社，接引劉遺民、雷宗次、周續之、張季碩等學者專家七十餘人共修，連陶淵明都慕名前往拜訪。出山時，慧遠大師親自送行，所以有「虎溪三笑」，成為美談。蓮社就是淨土宗的大學，也是學校。

與道安大師同時的鳩摩羅什大師，他雖然沒有集眾興學，但在弘始四年（四〇二），他接受姚興的敦請，在皇家助力下，於逍遙園內開辦國立譯場，與僧叡、僧肇、僧契、法欽、道標等人一起參與佛經翻譯。以現在的話來講，這就是語言學校，就是翻譯中心，都是專門從事語言翻譯人才的訓練，學生最多時曾達千餘人。

此外，宋太宗於太平興國五年（九八〇），在開封太平興國寺設佛典漢譯機構，又稱傳法院；隋大業二年（六〇六），煬帝於洛陽上林園設置翻經館，命翻經學士彥琮居之；唐貞觀二十二年（六四八），太宗於大慈恩寺西北造翻經院，以為玄奘大師之譯場。

玄奘大師一生除了致力於經典的翻譯，尤其曾留學印度那爛陀大學，從印度帶回許多的經典教材，後來創立唯識宗，開辦了法相研究的大學。直到明末清初，由楊仁山、歐陽竟無

等創辦支那佛學院，繼續從事唯識學的研究。如此說來，玄奘大師、鳩摩羅什大師不都是佛教大學的校長嗎？

其實，每一個叢林都是一所職業學校，他們造就了無數的知客、行政、法務、典座等各項技能的人才。至少少林寺的寺僧，個個身懷武藝，不但保護寺院，也維護社會的安寧，堪稱是現在的警察學校。寶華山的律宗大學，每年傳戒，所訓練的人才散播到全國當戒師，猶如軍事學校的專家，培訓種子部隊，所以律宗到處訓練佛門子弟，居功厥偉。

若從這層意義上再進一步來看，千百年來中國佛教大學所培養出來的無數僧俗人才，這些傑出的高僧、學者，也都在各個領域裡對佛教做出許多的貢獻，兩者相互輝映，相得益彰。

首先，在科學方面，唐朝一行禪師制訂「大衍曆」，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曆法，因而被尊稱為中國四大科學家之一。

在歷史方面，梁代慧皎、唐代道宣、宋代贊寧、明代如惺等所著作的高僧傳，合稱為「四朝高僧傳」，使佛教僧傳史淵遠流傳。民初湯用彤撰著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思想史》、蔣維喬編撰《中國佛教史》，這些著作都很有系統地建立了中國佛教史的架構。

在地理方面，晉朝法顯的《佛國記》、唐朝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記》、義淨的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及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，他們在西行求法時傳播中國文化，都做了弘法利生最大的奉獻，並且改變了世界史地學者對中亞、南海的印象。

在藝術方面，八大山人等明末四大畫僧的書畫，唐末貫休的「十八羅漢圖」，民國豐子愷的《漫畫護生畫集》，民國張大千的「洞窟臨摹佛像畫」，皆為繪畫藝術的瑰寶。乃至前秦樂僔的敦煌鑿窟、僧祐的棲霞山千佛崖石窟、曇曜的雲崗石窟、道憑的寶山石窟硃砂洞、靈裕的響堂洞，靜琬的房山石刻等，皆留下千古的美譽。甚至光是一個敦煌石窟，就讓大陸開辦一所蘭州大學來專門研究，其他各大學也都有敦煌學的探討。

在文學方面，如：南朝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、謝靈運的《辯宗論》、唐朝白居易的淨土詩詞，以及北宋歐陽修的撰文向佛，皆使文學蘊含信仰，啓迪人心。

在學術方面，民初丁福保編纂《佛學大辭典》，梁啟超撰述《佛學研究十八篇》，佛光山編印《中國佛教學術論典》暨《中國佛教文化論叢》，出版一系列《佛學研究論文集》、《普門學報》等，都為佛教學術留下豐碩的成果。

在致力於文字般若傳播方面，佛光山為了使經典更加普及，除了成立「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」，為古版的藏經重新標點、分段、編排印刷，並且首創光碟版的《佛光大辭典》、

出版佛教書籍，並翻譯成多種語言、成立「佛光衛星電視台」、創辦《人間福報》等，更使佛法的傳播無遠弗屆。

乃至在人才的培育方面，民國的月霞大師在上海設華嚴大學、諦閑大師以華嚴精舍設立觀宗學院、太虛大師以四川晉雲山做為漢藏教理院（世界佛教學院），並在武昌、閩南分設研究唯識、三論的武昌佛學院、閩南佛學院。此外，佛光山創辦的西來大學、南華大學、佛光大學，以及佛光山叢林學院分布在歐、亞、澳、非、美等五大洲的十六所佛學院，乃至華

梵大學、慈濟大學、玄奘人文社會學院、華嚴專宗佛學院、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、佛教弘誓學院、圓光佛學院、香光尼眾佛學院、中台佛教學院、福嚴佛學院、南普陀佛學院、法雲佛學院、千佛山佛學院、能仁佛學院等，都在致力於人才的教育，以延續佛門的法身慧命。

西來大學校園一景



佛教東傳之初，當時一般緇素對佛教的認識，都只在語言、文字等名相上做研究，所以早期佛教連義理都不完備。後來有了諸多大德集眾講學，如玄奘大師曾就慧景聽《涅槃經》、從嚴法師受大乘論、隨道基、寶遷二師學攝論、毘曇，以及親近震法師聽《發智論》等。由於講學風氣大開，所以後來造就很多留學生到印度留學，如玄奘、法顯、慧景、道整、慧應、慧崑、曇無竭等人，同時也吸引不少韓、日、印等外國留學生來華。如果當時沒有學團可供學習，如何能一下子就到西方留學，之前必定在某一個地方研究多時，而這個地方就是寺院。

寺院就是大學！現在一般人談到學歷，都講究什麼大學畢業，其實就以北京大學來說，也只有百年的歷史，在此之前，也沒有什麼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頂多叫書院。甚至中國儒家書院的發展，其實也不及佛教的叢林寺院之具有規模。因為一般書院都是只重義解，佛教則在義解之外，尤重行持；一般書院只重視知識的傳授，佛教大學則重視般若智慧的開發；一般書院只是追求世智辯聰，佛教大學則重視自覺、自悟的教育，重視真如自性的啓悟。再說，若真要以學歷來論的話，則不知孔子、孟子、莊子、耶穌、釋迦牟尼佛、蘇格拉底、韓愈、朱熹等人，又是什麼大學畢業？所以，佛教寺院其實就是一所大學，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，是一所擁有無限學習空間的大



南華大學「無盡藏」圖書館

學，在佛教大學裡，人人皆可就讀。

四、未來佛教大學的方向

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透過人才的教育、培養，二千多年前佛陀的教法得以傳衍至今；今後佛教的前途發展，仍有賴人才來興隆，人才則必須靠教育來栽培，因此唯有重視佛教教育，佛教的前途才有希望！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曾在一次會議中表示：佛教當前最重要的三件事情：第一是教育，第二也是教育，第三還是教育。真是語重心長！

目前台灣佛教界如前所提，分別有華梵大學、慈濟大學、佛光大學、南華大學等，都是由佛教團體所創辦，不但辦得有聲有色，並且受到教育部的肯定與社會大眾的認同。例如由佛光山所創辦的佛光大學，在一九九九年正式開學啓教之前，即承教育部補助一億六千八百萬元，這在中華民國的私立大學中，是史無前例的殊榮。因為一般大學通常是在開學三年後，視辦學成績優異，才能獲得政府的獎助。一億六千八百萬元對於辦理一所大學，雖然數目極為有限，但是教育部給予創校者的鼓勵，意義之大，卻是非比尋常。

再者，佛光大學是第一所開辦之初即獲教育部同意先招收研究生的大學。一般的大學都是從招收普通生開始，而佛光大學一開始即以六個研究所對外招生，並經教育部與環保署評定，創下了「十大第一」的殊榮，分別是：



佛光大學行政大樓

第一、佛光大學是第一所開辦後，即承教育部補助經費的大學。

第二、佛光大學是第一所開辦之初就先行招收研究生的大學。

第三、佛光大學是第一所通過教育部環保評估後啓建的私立大學。

第四、佛光大學是第一所校本部與城區部同時設立的大學。

第五、佛光大學師資陣容堅強，師生比率一比三，此在大學教育裡，實屬第一。

第六、佛光大學是第一所結合一百萬人所興辦的大學。

第七、佛光大學是第一所接受政府委託興辦小學、中學的大學，如公辦民營、特殊藝文的拔雅小學，以及林語堂紀念館等。

第八、佛光大學是一所精緻的森林大學，風景優美，山水第一。

第九、佛光大學開辦初始，即接受國際學生報考，較之過去中國學子紛往國外留學，現在外國學子也能到我國來留學，此亦堪稱第一。

第十、佛光大學是宜蘭地區第一所正式的民間大學。

佛光大學創校之初，即立定以辦一所精緻型的森林大學為目標，希望學校的師生朝向師徒式的關係發展，學生不只是知識的追求，而是師生共同生活，並與社區結合，將來立足台灣，和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學進行學術交流，成為一所國際性的大學。

佛教不但關心僧信的教育，甚至重視東西方文化交流，例如佛光山十年前在美國創辦西來大學，主要是有感於數百年來，外國人在中國創辦許多教會大學，為何只來沒往？因此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在美國辦大學，也有為國人回饋西方的一點心意。

佛光大學，乃至南華大學、西來大學的興校，是佛光山在創辦佛教學院，為佛教培育創辦佛教事業的人才之外，也希望能夠為社會造就福國利民的優秀人才而創辦。因此，僧伽教育與一般大學教育，如鳥之雙翼、如車之雙輪，是未來佛教發展教育的兩大目標。

有關佛教設立大學的未來方向與理想，茲提供數點意見如下：

(一)在學制方面 佛教可以立為教育學院，佛教有諸多深奧的思想理論，可以歸到哲學系；佛教的雕刻、繪畫、建築之美，可以設立藝術系；佛教的典章制度、禮儀規範，可以和現在的企業管理結合，成立管理學院等。

(二)在師資方面 師者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；為人師者，要能以身示範，所謂「身教重於言教」，要講究人格、道德、熱誠，以及專業的學術素養，不可濫竽充數，誤人子弟。

(三)在環境方面 寺院應與校舍分開，各自獨立。不過「寺院大學化，大學寺院化」，這是未來佛教弘化的必然趨勢，因此寺院建築，大雄寶殿應該改為禮堂、集會中心，齋堂改為餐廳，不一定採過堂方式，改以自助餐方式，可節省人力。

(四)在學生方面 要重視戒、定、慧等人格、思想、生活的教育，培養學生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，以及拓展國際的視野，破除地方情節，養成同體共生的國際觀。

(五)在生活方面 將佛教的四威儀落實在衣食住行生活中，不要只有學，沒有行；只有理，沒有事；只有教，沒有用。我們的生活中，要理事圓融、行解並重、福慧雙修、人我共有。

(六)在修行方面 修行非只是打坐、參禪、念佛，應該參與活動、融入團體，平時參加社團、旅遊、義工、茶道、讀書會等，做為修行的活動。

(七)在感情方面 在佛教裡，如《維摩經》提倡的世樂、法樂、欲樂等，雖有層次，但在社會上為接引廣大眾生，應該承認社會的需要，不要把小乘的禁欲思想，用在大學裡傳播。

此外，未來的佛教大學要有教育法規保障，要跟一般大學一樣，為國家公眾所共同承認，不要自閉門戶。甚至要有自學教育或自我、自覺的教育，透過資格檢定考試，承認其相同的學歷與學位。也希望未來一般大學能加入宗教課程，甚至國家也可以把某些專門學科交由佛教大學來承辦，例如心理學、物理學、生命學、生死學、未來學等。再者，未來的佛教大學不但可以在都市開辦，有的也可以分散到山林裡，因為人的性情需要山水的孕育與涵養。

除了正式創辦佛教大學以外，今後全國所有的大小寺院，也希望能發揮學校的功能，把地方寺廟列為圖書館，當成小學、中學、大學、研究所，共同來推動佛教的社會教育。

有關佛教學院的僧伽教育方面，興辦佛學院最不容易突破的，便是師資難求，以及有思想、有悲願的青年學生也不容易找。但是儘管如此，興辦教育，永遠是佛教應該堅持的方向，要有辦理師範學院公費就讀的理念，如此才能吸收一些優秀的青年，免於經濟窘困、學費無著而不能進入修學。

對於未來佛教在教育政策上應該如何突破困境，走向社會，茲再提出一些意見如下：

(一)如一般學制一樣，為佛教學院訂定初、中、高、研究所等各級層次。

(二)為各級佛教學院訂定初級、中級、高級、研究所等標準的教材。

(三)為各級佛學教育評定合格教師。

(四)訂定佛學教育機構的設備標準，如教室、禮堂、靜修室、運動場等。

(五)加強培養佛教教育行政人員，如學務、訓導，並給予資格的認定。

(六)佛教教育應該共同組織一個領導中心，如佛教聯誼會、佛教教育中心，經常舉辦各種講習會、聯誼會等活動，讓各校、院際之間互相來往、交換訊息。

(七)學生畢業後，優秀者應協助其繼續深造，或出國留學。

(八)各院學生應有院際之間共同活動，如論文比賽、講演比賽、梵唄比賽、書法比賽等各種競賽。

(九)規定佛教的佈教師、住持、監院等，應由各級學院畢業的學生充任。

(十)設立各大專院校佛學社團所有社員會考制度，認定其資格，以便使其為佛教服務。

(十一)呼籲信徒支持佛教的教育事業，以裝佛像、助印佛書、打齋供僧等布施做功德的心來贊助佛教事業。

(十二)鼓勵各界多設立獎學金、貸學金，讓研究佛學者無後顧之憂。

過去，中國佛教曾經歷經明清時代山林佛教的式微時期，如今已慢慢走上復興之路，各佛學院相繼造就許多人才。即連鄰近的日本、韓國、泰國等地，佛教教育都相當發達。目前日本各地佛教大學計三十餘所，其中以曹洞宗及淨土真宗所辦的最多。淨土真宗所辦的大學有淑德大學、武藏野女子大學、同明大學及佛教大學。曹洞宗所辦的大學包括東北福祉大學、駒澤大學、鶴見女子大學、愛知學院大學等，其中駒澤大學創於明治十五年（一八八二），是全世界禪學研究及藏書最豐富的大學。

韓國方面，經教育部所承認的佛教大學有兩所：一所是東國大學，另一所是中央僧伽大學。東國大學成立於一九〇六年，其教育目標在透過「悲智願行」使學生「體得智慧」、「實踐慈悲」、「菩薩精神不退轉」。僧伽大學的設立理念在追循佛陀精神，培育學生的慈心悲願，發揮僧伽和合與為法忘軀的精神，光大佛法、續佛慧命，並繼承韓國佛教傳統文化，授予學生廣博的人文及自然科學知識，培養其深入社會、服務世間的願力與能力。

泰國佛教分為兩大宗派：法宗派與大宗派。泰國佛教大學也是由法宗派與大宗派各辦一所。法宗派的大學設在僧王的道場，大宗派的大界寺大學設在曼谷僧長的道場。泰國佛教大學學費全免，由國家宗教廳負責管理。

台灣方面，佛教學院更如雨後春筍般，相繼成立。未來不管是佛教學院或佛教大學，要重視思想與生活的教育。在思想訓練方面，不要停頓在自我見聞的分別裡，要擴大心胸，增加悟性；在不平中能心平，在不滿中能自滿，凡事舉一反三，思前顧後，才能承先啓後，繼往開來。

此外，要重視生活教育，不能死讀書，尤其要重視旅行、參訪，所謂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。現在的教育都是學習知識，學習技能，學習牟利，沒有學習理路，所以博士不會做人，大學畢業不會倒茶。因為沒有生活教育，這是教育的失敗，所以佛教講搬柴運水都是佛法，就是注重生活教育。再如美國的大學生，畢業後想要再研讀博士，必須到社會上工作一、二年，從實際生活中體驗課本所獲得的知識，這就是重視生活教育。未來的生活教育，要從掃地、煮飯開始，學習做人，養成人格教育，畢竟佛教教育跟一般社會教育不同，在社會接

受教育是爲了一技之長，以便將來謀生之用，或者是爲了取得一張文憑，找一份好工作，而佛教的教育卻包含了慈心悲願，爲了自利利他，因此責任重大。

結語

佛教就是佛陀的教化！寺院興辦義學，舉辦各種講習會，創辦學校，自古皆然。然而過去一般人把佛教定位爲「慈悲的宗教」，因此只著重慈善事業的推動。其實，佛教如果只是一味的從事慈善事業，則與一般社會的慈善團體又有何不同？所以只標榜佛教的慈善事業，則佛教本具的教化功能與崇高價值，就會隨之沒落。

佛教其實是個重視般若智慧的宗教，佛教旨在弘揚教義。佛教認爲開發般若智慧，才能分辨邪正真偽；斷除煩惱，才能自度度人，究竟解脫。二千多年前，佛陀不但自己了悟「緣起性空」的人生真諦而證悟成佛，並且留下千經萬論，指出人生的真相，幫助世人解開生死之謎，所以佛法是宇宙人生的真理，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經，其實就是一部指導人生方向的生活寶典。因此，以慈悲、智慧、結緣、忍耐、慚愧、感恩、知足等佛法來教化世道人心、淨化社會風氣，這才是佛教的真正主旨所在。

目前台灣佛教到處都有人講經弘法，真可用「朝氣蓬勃」來形容，這是可喜的現象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佈教師的專業、素質、涵養、德行等條件的良莠不齊，卻又不免令人爲此憂心。

其實，自古以來，中國佛教史上的出家人都必須經過甄試，如：唐時玄奘大師要求剃度，因年齡太小本不予錄取；宋、明、清各朝的出家人，也都要背誦幾部經論方算合格。現在活躍於各處弘法的佈教師，若沒有經過佛教學院的教育，就如密醫，不爲人所信賴一樣，因此佛教復興之道在於人才，而人才之訓練在於有規模的教育。

有規模的教育應注意下列四點：

(一)從理論的教育到實踐的教育 過去佛教一直非常重視理論的研討，對人間的各種技能實踐不夠，而現代的佛教青年，應該切實參與社教活動、佛學講座、夏令營等，將佛教帶動起來，從對佛學的研究，而到能進入社會的實用。

(二)從思想的教育到生活的教育 過去的教育只注重修學的年資，在思想上很不明確，故在生活上便表現不出佛教的特色。佛門除注重道心、發心外，對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、衣食住行等生活作息仍不可忽視。思想的忠貞、生活的正常，這是佛教教育的重點。

(三)從出世的教育到入世的教育 佛門教育旨在培養弘化人才，仍以青年僧寶為主。故佛教教育先要加強入世的信仰訓練，把自己的思想、行為淨化了，所謂有入世的事業，更要有出世的思想。

(四)從人格的教育到佛道的教育 修道者要先從人格上完成，人格就是一個人的道德、良知，道德、良知不健全，就不能成爲一個好的佛學家。所以，一個健全的佛學研究者，要能悲智雙運，要以菩提般若爲根本，才能圓滿佛教的教育。

除此以外，今後隨著佛教弘傳日益普及，佛教弘法的空間隨之擴大，寺院的功能也應該更作具體的發揮。因爲人們到寺院中來，除了滿足宗教生活的需要之外，在更高層次文化裡，現代的寺院要設立圖書館供人閱讀佛教典籍；提供視聽中心、簡報室介紹佛教文化史蹟；有會議室可以研討、座談、開會；有講堂可以佈教弘法、舉辦活動來引導人心向善，達到淨化社會的功效，如此才能使佛教寺院真正發揮教育、文化等化導社會的功能。

總之，社會大眾需要佛教教育來提昇精神生活、社會大眾需要佛教教育來辨別是非邪正、社會大眾需要佛教教育來瞭解人生意義、社會大眾需要佛教教育來促進社會和諧。所以，佛教是大家的，需要大家一起來關心，而佛教教育是一切佛教事業的根本，關心佛教，更應該關心佛教教育。